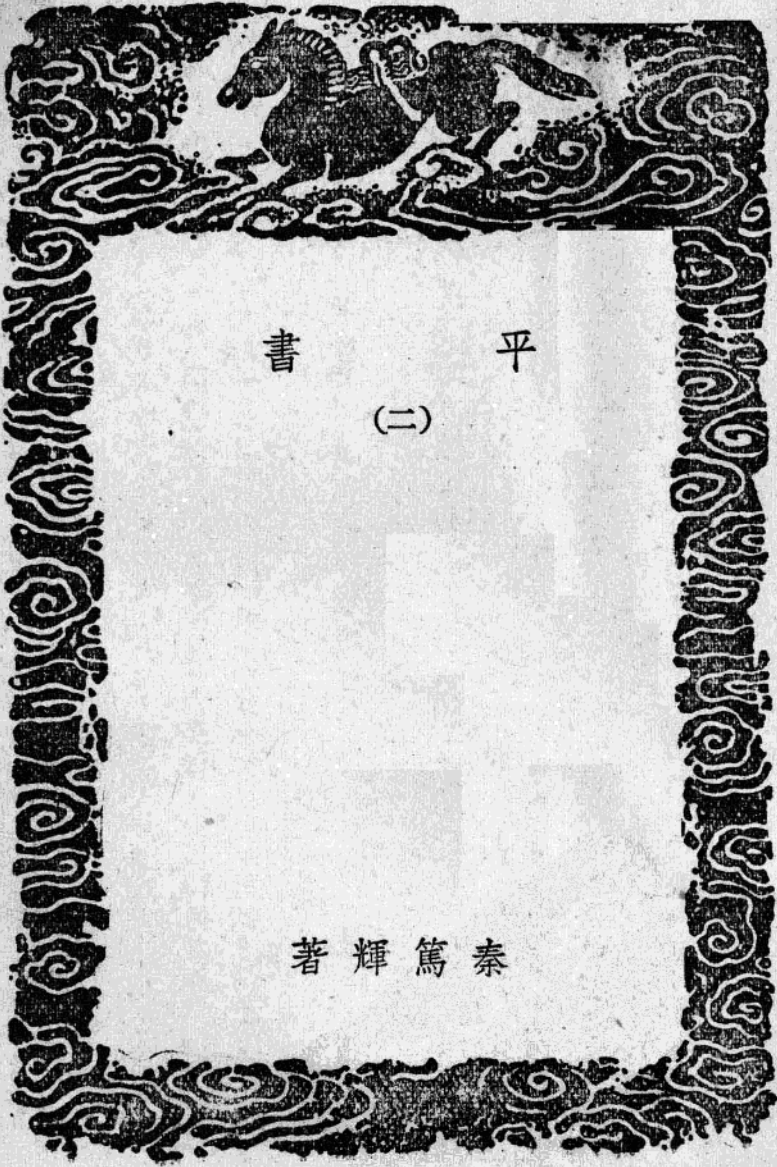


平

書

二





平 書

(二)

著 輝 篤 泰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書

平

冊 二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秦 篤 輝 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華文印刷廠印刷

平書卷五

經學篇上

朱竹垞經義考引尙書考靈曜逸文。春夏民欲早作。故令民先日出而作。是謂寅賓出日。秋冬民欲早息。故令民候日入而息。是謂寅饒納日。春迎其來。秋送其去。無不順矣。按此深合敬授人時之旨。孔冲遠疏。寅賓。寅饒。專屬義和。此言教民賓之饒之下文。東作西成。俱有根矣。

父爲子隱。堯以丹朱爲歸。訟何也。曰。隱者。一己之至情也。不隱者。天下之公義也。

續用弗成。孔疏。祭法以鯀鄆洪水。列諸祀典。功雖不就。爲罪最輕。按此極平允。蔡傳不采。昧甚。後漢書。鄭興謂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

蔡蒙旅平。錢氏時曰。旅平。水患旣退。行旅往來皆安平。無險阻也。荆岐旣旅。亦同。獨言於梁雍二州者。九州惟二州山最多最險。尤爲利害。水平而行旅可以往來。所以特書也。專言山。則平夷之路可知。梁舉蔡蒙。雍舉荆岐。二州可以概見。非止謂四山也。九山刊旅。刊去林木。行旅可通。九山則舉九州之山。概言之也。按此實勝以旅爲祭之說。若祭當徧及山川。不當獨舉山而遺川。又不當獨舉蔡蒙荆岐也。詩曰。彼岵矣岐。有夷之行。卽旅平之謂也。柞械拔矣。行道兌矣。卽刊旅之謂也。

漢孔衍

安國

疏。安國得古文科斗尙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爲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

次孔子家語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閣廢不行。按衍所論。則古文尙書實安國以今文改之。猶言譯釋耳。以孫言祖爲至親切。後世何疑古文之甚耶。又家語係安國所撰。則以爲王肅僞造者。亦不然也。

漢書儒林傳。信都秦恭延君守小夏讀說文。恭增師說至百萬言。桓譚新論。秦延功君說堯典篇目兩字十萬餘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餘言。按說經辭費如此。得無嚴光買菜求益之譏耶。

陟方乃死。宋錢時融堂書解。魂氣升於天之謂也。謂之陟方者。殆以明雖死而未嘗死也。此惟覺者知之。未覺不惟不知。亦不信。

女作士。蔡傳以爾爲士師之官。按士爲刑官之長。卽周之大司寇。士師乃其屬官。蔡氏誤以士當之。其荒唐如此。無怪後來時文家之沿訛也。

商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此足食足兵。民信之說也。春秋繁露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之說也。

庸蜀羌髳。見於牧誓。是蜀之通中國舊矣。侈者乃有秦武王五丁開山之說。微子之命。不作懲創之辭。信其德者深也。

書文義有相屬者。有不相屬者。有可通者。有不可通者。後世不難加以穿鑿。恐非其本意也。

宋葛洪涉史隨筆。虞書所謂肆赦者。爲過誤而麗於刑者設也。呂刑所謂有赦者。爲刑罰之入於疑者設也。未始有罪無輕重普赦之文也。按此最深明經義。

孔子曰赦小過可見大罪不赦矣。蜀志諸葛武侯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有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唐書太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不欲數赦。此論真宜補入書傳。

怒如調飢。楊用脩曰韓詩作怒如朝飢。焦氏易林。炳如旦飢。語意甚合。按楚詞天問而快朝飽快莫如朝飽。則怒莫如朝飢對觀更顯。

無感我帨兮。塵史婦人服飾。獨言帨者。按內則注云帨婦人拭物之巾也。居則設於門右。佩則分之於左。常以自潔之用也。古者女子嫁則母結帨而戒之。王漁洋曰徐太室徑定野有死麕爲淫詩甚有理。按詩明言有女如玉。明言無感我帨。是乃拒淫之詞。昭然揭白。何反以淫誣之。朱傳淫詩之說方如狂瀾而不可挽。其末指爲淫者復揚其波而污之誠何心哉。

騶虞凡三解。白虎黑文。毛傳之說也。淮南道應訓散宜生得騶虞雞斯之乘。司馬相如封禪書囿騶虞之珍羣。是皆以爲獸矣。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呂大臨曰所以歸功于二官也。漢書序傳云滕公廢騶是騶乃掌御之官。戴埴鼠璞引月令命僕及七騶咸駕。左傳使訓羣騶知禮。謂騶爲騶御。虞爲虞人是皆以爲官矣。賈誼新書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是又以爲囿官矣。三說皆出於漢。惟以騶爲囿無他證據。

陟彼帖兮爾雅山多草木曰帖無草木曰岵劉公嘉話拾遺施士丐云山無草木曰帖所以言陟彼帖兮無可帖也以其無草木故以譬之朱傳想從施說然未見其確也如以無草木之帖比無父何帖下明言父曰嗟予子實有父矣愈覺牽彊不通何取而易歷代相傳之古訓乎新唐書曰士丐傳春秋傳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丐春秋可讀文宗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邪斯言真說經者之藥石也

天天是楮楊用脩曰漢張衡傳引之云利方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穀天天亦加以速速對天天良爲有理今本作天恐係誤字

吳禮部詩話

師道正傳

衛武公抑戒賓筵二詩極言荒湛之失本以刺王而引以自歸至於喪亂回遘等語皆

所不諱蓋所以致其警戒之切爾舊序之言爲是

奚斯所作古今斟謂作新廟經文甚明揚子雲班孟堅顏魯公皆誤謂作頌太史公謂正考父作商頌亦誤

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毛傳有娥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鄭箋禹敷下土之時有娥氏之國亦始廣大有女簡狄吞黿卵而生契堯封之於商後湯王因以爲天下號故云帝立子生商孔疏君子言人之美務欲加之因其國實廣大見簡狄爲大國之女猶大明之篇言摯辛也朱傳有娥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何氏楷曰契之封商雖帝舜命之而皆本於天意故歸之於帝立焉按以上諸說子皆指契

而言。謂有娥氏女簡狄所生之子契也。契爲簡狄所生。簡狄爲嚳妃。則契爲嚳之子無疑。至帝立子生商。語意猶天命元鳥降而生商云爾。乃陳氏兆崙星齊別創一說。子女也。有娥之國。於此時而方大。是以帝立其女。生契而封於商也。史稱有娥氏女簡狄爲帝嚳妃。吞燕卵而生契。今此詩言禹平水土之時。有娥方大通於中國。則立子生商。當在帝舜之時。魯語展禽曰。殷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以舜爲契所自出。與詩言脗合。則史記不足信矣。陳氏直以契爲舜子。殊足駭人聽聞。果如所說。此事關係甚大。不應經傳別無明文。而獨見於魯語展禽一言。舜有契之聖子。乃不傳契而傳禹乎。天下朝覲謳歌訟獄者。何竟舍契而之禹也。孟子於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津津言之。而顧概斥之曰。舜之子。亦不肖乎。大戴禮記繫篇。帝娶帝堯之女。謂之女嬭。註者以娥皇。女英。女嬭爲三妃。漢地理志。陳倉有舜妻育冢祠。山海經。舜娶葵一作登比氏。生宵明燭光。夫二女之外。加嬭。育葵。比。不經見者。諸書猶紀之。舜果立有娥女爲妃。且又生契。而顧遺之乎。陳所據者。魯語一言。考韋氏昭魯語註。舜當作嚳。祭法曰。商人禘嚳。嚳契父。商之先。故禘之。是韋氏據祭法正魯語。而舜字爲嚳之訛。已爲鐵案不移。豈陳氏未覩韋註。或故隱其說。以逞奇談與。此恐結千古莫解之疑。故詳辨之。

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詩意明謂禹敷下土之時。幅隕既長。而有娥亦大帝乃立其所出之子契而生商。將自古訓大子自古指契。陳氏誤讀經文。以爲禹敷下土之時。有娥始通於中國。因以子訓有娥之女。可謂顛倒陰陽矣。至敘禹敷下土。謂契母家有娥之國。於此始大。蓋契

之生久矣。非謂始生於禹治水之時。遂臆斷其爲舜子也。

黃東發曰。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來。注者去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冥之中。誠難可據。按此譏朱子之廢序傳詩也。由此推之。凡宋人廢絀先儒自我作古之說。果盡可信乎。若黃氏者可謂不黨矣。黃氏乃朱再傳之門人。其言易不信邵之圖說。言大學不信朱之補傳。真晦翁幹蠱門人。

池北偶談。升庵引朱白鹿洞賦。有曰。廣青衿之遺問。樂菁莪之長育。或舉以爲問。朱曰。舊說亦不可廢。然則考亭之盡去小序。終有不自安於心者乎。王漁洋又曰。紫陽解詩。多失本意。其甚者如木瓜一章。尤謬。輔廣童子問。亦知其非。而不敢斥師說。則欲盡抹倒小序家語。尤爲可笑。又曰。程伊川云。小序是當時國史作。不然。雖孔子不知。朱晦翁事事推尊伊川。獨詩傳力反其說。大不可解。

春秋隱公三年。經文明書尹氏卒。而左傳乃作君氏。則公穀作尹氏。爲天子之大夫者。得之矣。然則左傳豈可全據。而詆公穀哉。但胡傳卽以爲詩所刺之尹氏。恐亦未確。幽王之亂。豈尹氏猶得完然於東遷之後乎。或曰。襄公二十六年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可爲君氏。屬夫人之證。然君夫人氏四字。連綴成文。固不若君氏之簡褻也。且舍經之尹。從傳之君。有不卽人心者矣。

筮短龜長。楊用脩曰。杜氏此註最謬。卜人蓋曰。筮之辭所言理短。龜之辭所言理長。故下文遂引龜辭。卽立驪姬一事而言。非謂筮龜有所短長也。

繞朝贈之以策。楊用脩曰：策，書策也。子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卽策文也。今以爲鞭策，非也。劉總文心雕龍曰：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據此豈鞭策乎？李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詩人趁韻之誤耳。按服虔已訓策爲書策。

襄公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胡傳以爲季子讓國致亂。春秋貶之。夫讓，美德也。公子光之弑僚，所不及料也。奈何以致亂坐之？蓋季非嫡子，應得國之人，則其讓屬正理。孔子嘗稱之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乎？又題其墓曰：嗚呼，延陵季子之墓。而謂作春秋於其來聘與讓國無干之事，忽斥其生平名而貶之，吾不信也。穀梁所謂成尊於上者是也。

昭公五年，左傳旣載叔孫穆子因夢牛而寵之，以致於禍。後又載穆子之生，莊叔筮之。卜楚邱斷其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此兆穆子獨不聞之乎？聞之而寵牛乎？若穆子不聞，左氏又於何聞之乎？由此推之，左氏之言禍福，率以己意增飾，不足信者多矣。讀者但節取其理爲戒可耳。

人皆謂楚大夫僭稱公，然齊有棠公。見左襄二十五年傳。是非大夫僭稱者乎？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魯昭二十五，禘于襄公。萬者二八，纔十六人。其衆舞于季氏，則用六十四人。按俗本左傳二八八字誤人字，必無此理。當以此正之。

列子載鄧析鄭人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政，子產誅之。呂氏春秋，涑水大有富人溺死，有人得富者屍，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黨以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屍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析曰：

但安之必無人更賣。蓋所謂兩可之辭如此。荀子宥坐篇說苑指武篇俱載子產誅鄧析。孔子家語始誅篇載子產誅史何何。卽析耶。抑別一人耶。春秋左氏傳定公九年鄧駟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杜註鄧析改鄧所鑄刑書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謂之竹刑如此則鄧析宜誅矣與傳後所云云不合杜說非是君子謂子然歃。卽駟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據傳則鄧析爲善而駟歃攘之而殺析者歃非子產也。大叔代子產爲政駟歃駟乞之子又代大叔事經再傳矣。漢志載鄧析子一卷論者謂其說在申韓黃老之間大旨爲勢統於尊事覈於實則與操兩可之說以難政者又正相反矣。

無別之禍未有過於春秋者也。懷嬴秦穆之女也。既妻子圉復媵重耳而重耳亦甘受之。獨不思其爲姪婦且甥女乎。懷嬴之號必懷公被殺謚之後國人所加不然亦必左氏取而號之重耳顧婦且甥女乎名思義能不報然由此推之吳孟子之號陳大士謂爲國人所加其說信然鄭文公楚子之妹也以伐宋過鄭取鄭二姬歸二姬非所生也。獨不思爲甥女乎。其他若齊人強昭伯通宣姜皆彰明爲之近於無愧不知恥之甚者至於闇昧之姦又不可勝述矣。

申包胥救楚戰國策作楚冒勃蘇。

疑古文尙書者多矣。而以劉歆兩言斷之曰與其過而廢之也庸過而立之疑左傳者多矣。而以程子一言斷之曰信其可信。

後漢書鄭元傳。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元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按凡以後學攻前人者。未有不深入其室者也。亦未有不以矛刺盾者也。但視心之公私。理之是非耳。若避此嫌。甘使經義不明。又豈有當乎。

漢書言孔子作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及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學。

公羊傳。徐彥疏引戴宏序曰。子夏傳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何休之註亦同。是自高四傳其元孫壽所作。今觀傳中有子公羊子曰。則爲壽所傳無疑。穀梁傳。楊士勣疏謂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受經於子夏。所自作。而徐彥作公羊傳疏。謂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傳。今觀傳中有穀梁子曰。則爲後人所傳。但其淵源必出子夏耳。或謂公穀皆漢文。恐亦不然。漢儒謂左氏先著竹帛。爲古經。理或然與。

鍾伯敬謂穀梁載桓公之言曰。同非吾子。左傳又云。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因憶焦氏易林有云。三夫共妻。莫適爲夫。子無名氏。翁不可知。不覺失笑。按同非吾子云云。出公羊。非穀梁也。公羊謂公譎之。夫人譎公子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正姜氏譎公之辭。不得據爲事實。而疑同非桓子也。子同生。朱子辨之已詳。此說歧而又歧矣。

伊川春秋傳序。游夏不能贊一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按不能贊一詞。不過謂聖人筆則筆。削則

削一字之嚴。不可假易。雖以游夏之賢。不能贊助。極形筆削之當耳。非痛抑游夏。謂其不足與於斯也。不然。春秋屬商。夫子已明言之矣。又作何說乎。大抵道學家。心氣過高。往往卑視諸賢。其論古也。每失之不平。其論今也。每失之不允。祇可籠絡耳。食之人。不能欺蔽心得之士也。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謂人於賢者當然耳。蓋賢者嚴氣正性。既患其不狎。狎矣而又必敬。敬斯畏矣。而又必愛也。

伯邑考。他書謂文王長子。據檀弓引爲舍孫立子之證。則係文王長孫也。註家仍指爲長子。則與本文不順。他書謂微仲爲微子之弟。檀弓謂爲庶子。亦與諸說不合。此皆可備參考。

曲洧舊聞。王介甫初侍經筵。上欲令講禮記。至曾子易簣事。倉卒進說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至於牀第之間。君子以仁行禮。其勤見於將死之際。上稱善。安石遂言禮記多駁雜。不如講尙書。按介甫深於經學。卒誤天下。言不可據如此。其謂禮記駁雜。置而不講。亦非也。

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卽曾子得正而斃之旨。

子思之哭嫂也。爲位。然則子思爲伯魚之庶子與。

曾子責子夏之過三。俱在疑似之間。聖門規過之切如此。而子夏可責祇此數事。復受責不辭。生平制行之高。亦可見矣。

朱儒專稱曾子。而檀弓載子游有子勝於曾子者不一。可見於諸賢大作軒輊者。皆後儒門戶之見。其實

不然也。

子夏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此聖賢所以爲聖賢也。

祭法：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金仁山謂必夏之中葉禹宜奉舜祀，其後以天下爲家，始自祖其祖。

郊特牲：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鄭康成註以三桓指季友之殺叔牙與慶父。陳氏宗之。明管登之謂必三桓受誅於魯君，但文獻失考耳。按孔子云：三桓之子孫微矣。諸書所載春秋以後不及三桓一語。費惠公必另一小侯與季氏無涉。若季友殺叔牙慶父以桓殺桓，不當統云三桓。管氏之見良允。禮記載成王襁褓之說，先儒多疑之。方望溪據金縢王與諸大夫盡弁一語斷之。及閱竹書紀年，成王之立已冠，尤見金縢有據。而禮記可疑。但方氏謂劉歆所竄亂，以助王莽居攝之篡，然賈誼疏已有成王幼在襁褓之中一言，豈始于劉歆耶？大抵漢初已有是說，而古事之難實斷如此類者多矣。

禮記曾子問亦漢儒假託之詞也。孔子沒在季康子前，何得康子之諡而稱之？與緇衣子曰內引葉公之顧命同一破綻。

大傳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乃文王未嘗有及身稱王確據。凡稱王者皆追尊之詞。而鄭康成註必曰文王稱王早矣。于殷猶爲諸侯，夫既爲諸侯，猶必謂稱王早何耶？且秦誓祇稱文考，不曰文王。尤未嘗稱王之證也。其曰文王受命中身者，蓋指天命歸周言，豈爲稱王之據哉？

吳昌宗四書經傳集證。禮經解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乃引易經緯書之言。坊記亦漢儒之書。觀其引子云。又錯出論語曰可見。

情欲信。辭欲巧。鄭註。巧謂順而說也。孔疏。君子情貌欲得信實。言辭欲得和順美巧。不違逆于理。與巧言令色者異也。按鄭孔之解。自確。王氏梁執巧言令色鮮矣。仁之說。謂此決非孔子之言。陳氏集說。遂謂巧當作攷。謂稽攷古道。悍然改經。已忘卻情欲信一言矣。情不信而求辭巧。則鮮矣。仁情信而辭不巧。則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孔子脩春秋。其情可謂信矣。六鵠退飛。過宋都。隕石于宋五。辭可不謂巧乎。推之六經之詞。皆巧也。孔子謂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卽巧之則也。不知此而北宋以後之文。無怪其皆流于語錄也。潛邱劄記。荀卿言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小戴緝入經。又言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自來者也。班固採入史。

後人之尊宋儒抑漢儒至矣。而不能不以禮記爲經。亦知禮記實多漢儒之文耶。則漢儒已託乎至尊矣。豈宋儒所可掩哉。

周禮春官大司樂大咸註。大咸。咸池。堯樂也。路史。堯作大章之樂。禮記註亦同。豈堯有二樂耶。抑一樂二名耶。禮記謂咸池。黃帝之樂。

邢昺孝經疏。謂孔子假立曾子爲請益問答之人。以廣明孝道。眞枉見也。焉有自著名之爲經者乎。有自著直稱子曰者乎。夫子于門人名而不字。有稱曾子者乎。假立之說。尤屬不通。其爲朱子門人紀述無疑。

矣。注疏多闕。諸如此類。

南平世家。漢田敏以印本五經遺從誨。從誨謝之曰。予之所識。不過孝經十八章爾。敏曰。至德要道。如此足矣。

魏志。夏侯勝有言。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按經術非爲取青紫計。然以此取之。固勝于他。但有要焉。曰正心術耳。心術不正。則所謂明經術者。皆邪慝也。

顏氏家訓。漢時賢俊。皆以一經宏聖人之道。上明天時。下該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以來。不復爾。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事務。殆無一可。又云。聖人之書。所以設教。但明練經文。蠲通注義。常使言行有得。亦足爲人。何必仲尼。卽能通兩紙疏義。燕寢講堂。亦復何用。以此得勝。庸有益乎。光陰可惜。當博覽機要。以濟功業。按此可爲得讀經之要法。

唐書。開元中。祭酒楊瑒上言。主司帖試明經。不務求述作大旨。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請自今並帖平文。從之。新唐書。楊瑒傳。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恐諸家廢無日。請帖平文。以存家學。按此關經學甚鉅。夫舍大義而專務難知。是驅經術於小巧無益之途。而壞人材不小矣。

宋陳師錫

字伯脩

奏徽宗曰。六經載道。諸子談理。歷代史籍。祖宗圖畫。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

善惡邪正之迹在焉。以此爲圖。天地在心。流出萬物。以此爲畫。日月在目。光宅四海。觀心于此。則天地沖氣生焉。注目于此。則日月祥光麗焉。心以道觀。則正。目以德視。則明。

孔子之後。伯魚子思。世濟其美。子上之曾。孫子高。名穿。平原君稱其理勝於辭。子高之孫子魚。名鮒。避秦禍。藏書於壁。陳勝尊以博士。爲太師。見孔叢子皆大儒也。漢有子國。名安國。唐有冲遠。名穎達。闡明經學。作爲注疏。是爲孔子之家傳真學。後儒每以無稽之談。結爲死黨。掩出二孔之上。豈不枉哉。

唐書載孔穎達直諫。宋史載宋真宗得天書。以問孫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其忠過王旦遠矣。孔氏爲九經正義。孫爲孟子音義。此真無愧于經學者。至孫氏孟子疏。先儒多譏其僞。雖其中亦有可取。不逮諸疏遠矣。必非孫氏作也。

范甯謂王衍。何晏。清談之罪。深于桀紂。王伯厚曾辨其誣。閻百詩潛邱劄記。猶沿范氏之謬。

歐陽永叔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識緯劄子。謂正義多引識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識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惑亂云云。其論似乎正實。亦不盡然者。緯書固多駁雜附會之言。然其粹語亦多。縱不出于孔子。未必非自古所傳。前人論之詳矣。卽如蓋寬饒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聖賢。此易緯文也。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此孝經緯文也。子之於母。絕少分甘。此孝經援神契文也。是皆千古名言。不減于六經者。可盡廢乎。且緯書通卦驗有云。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漢儒引之。作君子正其始。萬物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今禮記經解。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實易緯之言也。然則緯書不獨載諸注疏。並儼然列于經文。欲刪注疏。將并經文而刪之乎。是其勢有所不能行矣。况歐公特借刪緯爲名。而